特稿

解元文笔闲相仿 消渴何劳玉虎丝

两卷《事茗图》与文人茶事

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寅《事茗图》卷，是唐寅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向为人们熟知。但在故宫博物院的众多书画收藏中，还有另外一幅《事茗图》，他的作者是谁？又与唐寅的《事茗图》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习羽

故宫博物院文创事业部馆员，主要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及文创展览工作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名画中，与茶文化有关的作品为数不少，其中一卷明代作品《事茗图》，因创作者才子唐寅的盛名而广为人知。实际上，故宫还收藏有另一卷同样以「事茗」为题的古代绘画，这卷同名之作的诞生，不仅与「风流才子」唐伯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和一位清代皇帝有关。两卷画共同见证了茶文化精神在明清两代文人、帝王心中的延续。想要厘清两卷同名画作的渊源，探寻其背后蕴藏的精神内质，还得先从唐寅的《事茗图》谈起。

唐寅笔下的「文人茶事」

唐寅《事茗图》的全卷构图可分为前、中、后三个层次。前景是分布在画面两侧的山石，皴法吸收北宋郭熙「卷云皴」（皴似卷云，故名）画法又有所创新，渴笔皴擦，信笔点苔，再施以淡墨及花青烘染其间，让山石间仿佛有云气暗涌，意蕴无穷。中景是这卷画的主体部分，在苍松翠竹、清溪杂树掩映间，有一片草庐。正中一间房正对观者，草庐主人拱手端坐书案旁，正准备展卷赏画，他





明　唐寅　事茗图卷　纸本设色　纵三一·一厘米　横一〇五·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右侧书案上摆放着一套茶器，背后的墙壁书架上则堆满了典籍与卷轴。草庐左边的偏房檐下，仆人正煽火烹茶。细数炉前几案摆放的茶具，有一件大壶与四件茶盏，显然不是主人自用，而是准备待客的。那客从何来呢？请看草庐右边的小桥上，来访的客人正策杖缓缓而来，身后还跟着个携琴童子。远景是几座高峰、满目青山，主峰间一道瀑布飞流直下，激起水雾蒸腾，让那山腰以下如同梦幻、若隐若现，苍润感油然而生。唐寅在《事茗图》中，将宋人的皴法、树法与元人的生拙、淡雅完美结合到一起，以出众的笔墨才情，营造出一方古意盎然的清幽之境，令观者不禁遐想若置身画中，品茗赏琴，流连忘返……

《事茗图》的笔墨意境全为主题「事茗」服务，正如卷尾唐寅自题诗所写：「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赏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好画还需好诗衬，唐伯虎的诗画皆只用寥寥数笔，便把一位赋闲在家、修身品茗的隐士形象表现得跃然纸上，让观画者、读诗人仿佛都能走进卷中的南窗草堂，亲身感受微扬鬓发的清风，轻嗅沁人心脾的茶香，让人们对画中的品茗空间与文人茶事都充满向往。

《事茗图》里的茶文化精神

此卷名为「事茗」却不单指茶事。长卷拖尾处有明人陆粲所写《事茗辩》，用近三百字的体量，记述了一位被人尊称为「陈子」的文士与人辩论茶道的故事，「陈子」不仅精通茶道，「列具绮寮，分江贮月，然松明，瀹蟹眼」，而且兼善琴理，「有雍门之遗，一时学者颉颃未逮」。可惜限于史料缺失，我们现无从考证这位传奇人物「陈子」的具体生平，但在陆粲笔下，「陈子」分明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风雅之士，是明代文人对茶文化近乎崇拜的价值观缩影。

陆粲题款明确记录其书写时间为「嘉靖乙未」，即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年），此时距离唐寅谢世已过去十二年，单凭文字本身，很难判断「陈子」与唐寅的联系。然而，身为唐寅同乡的苏州人陆粲，在其《陆子余集》中，载有陆氏同王鏊、文徵明等一众苏州名士的唱和文章。在唐寅后来亲家王宠的《雅宜山人

集》中也收录有寄送陆粲的诗词，可见陆粲的交游圈与唐寅有很大重叠。换言之，陆氏同盛名在外的苏州才子唐寅在其生前就相识，当是大概率事件。

《事茗图》最前端有唐寅好友、同列「明四家」的文徵明所写引首「事茗」二字。结体庄重，略带隶意，行笔雄浑，多用飞白，这些特点与文氏常见的行楷书风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呢？文徵明在历史上以「茶痴」著称，光他写过的茶诗，流传至今的尚有百余首之多，其在诗中自称「吾生不饮酒，亦自得茗醉。虽非古易牙，其理可寻譬」。（【明】文徵明《秋日将至金陵舟泊慧山同诸友汲泉煮茗喜而有作》）对美酒，文徵明敬而远之，对好茶，他则来者不拒，终其一生不贪杯，只爱茶。文氏绘画作品中与茶相关的亦不在少，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惠山茶会图》《茶具十咏图》等都是其中代表。因为文徵明的爱茶成痴，他在《事茗图》引首书写的两个苍秀大字，更像是一位对茶极度热爱的「发烧友」，受好友茶画感染得「因茶而醉」，随之进行了即兴创作，与张旭「醉酒狂草」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沉静内敛的文徵明爱茶容易理解，那「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明】唐寅《无题》）的唐寅喜欢茶，似乎就让人觉得不那么贴切了。毕竟在多数人心中，还是更愿将这位民间传说里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同桃花美人、狂歌烈酒联系到一起。就像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桃花庵歌》里所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明】唐寅撰，陈书良、周柳燕笺注《唐伯虎集笺注》，中华书局，二〇二〇年，七四～七五页）此外，唐寅还写过《花下酌酒歌》《把酒对月歌》《醉时歌》等一系列致敬李白、刘伶等「饮中达人」的诗篇，里面记录了唐寅纵情花酒间的潇洒，也掩盖了纵酒狂歌的恣意背后，饱含的辛酸与无奈。

真实的唐寅，嗜酒也爱茶。他与茶有关的作品，除《事茗图》外，还有《卢仝煎茶图》，虽然这幅画原作已失传，但画上题诗却被收录到了唐寅文集中得以保存：「千载经纶一秃翁，王公谁不仰高风。缘何坐所添丁惨，不住山中住洛中。」（《唐伯虎集笺注》，四二〇页）唐



明　文徵明　惠山茶会图卷
纸本设色　纵二一・九厘米　横六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　文徵明　茶具十咏图轴
纸本水墨　纵一三六·一厘米　横二六·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寅既追慕「茶仙」卢仝的高标风致，也感慨他的不幸结局。用诗、画结合的方式向历史上的著名茶人致敬，可见唐寅与众多明代文人一样，是懂茶、爱茶之人，是延绵千载文人茶事的继承者。

同样也是在唐寅文集里，《题画诗廿四首》中的第十五首他是这样写的：

「草屋柴门无点尘，门前溪水绿粼粼。中间有甚堪图画，满坞桃花一醉人。」

（《唐伯虎集笺注》，三八六页）这首诗文辞清浅，颇有元白（元稹、白居易）之风，从中可以读到「桃花仙人」唐寅生活于别业桃花庵时的状态。那座桃花庵也是唐寅经历过让他一辈子噩梦缠身的科场舞弊案后，躲避现实、疗愈心灵的「桃源」。从这首诗里我们还能得知，在桃花庵门前也有一条清溪蜿蜒流过，恰好能与《事茗图》里描绘的临流草堂相互映照。或许这一切并非偶然，唐寅借画中的潺潺流水与袅袅香茗，展露自己对桃源的想象。那是他心底最后的乐土，那里飘满茶香。

同名之作与帝王茶事

《事茗图》本幅右端上方可见一段小字题跋：「记得惠山精舍里，竹炉瀹茗绿杯持。解元文笔闲相仿，消渴何劳玉虎丝。甲戌闰四月雨余，几暇偶展此卷，因摹其意，即用卷中原韵题之，并书于此。御笔。」并钤有「古香」「太璞」二印。这段御笔题跋的书写者是乾隆皇帝，落款「乾隆甲戌」即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此时距离他的首次南巡之旅刚过去三年。

题跋头两句「记得惠山精舍里，竹炉瀹茗绿杯持」，说的是乾隆皇帝南巡中的难忘回忆。「惠山精舍」即惠山寺听松庵，这是他在满满当当的巡幸行程里特意留出的一站。惠山寺位于今天江苏省无锡市西郊的惠山古镇，此地距离京杭大运河主干道尚有三里多路程，这

意味着，当年浩荡南下的皇家船队需要从大运河畔的黄埠墩拐道，再沿支流惠山浜往西航行数里，方能抵达这座惠山寺。那么，一座寺庙到底有何魅力，值得乾隆皇帝如此大费周章呢？原来，乾隆皇帝的惠山寺之行是专为品鉴此处泉水冲泡的香茗而来。惠山寺僧人以相传自明代高僧性海创制的竹炉，盛满惠山泉水烹茶来招待皇帝，并将明代大画家王绂所绘、与茶事相关的《竹炉图》进呈以供御览。惠山寺的茶事体验让乾隆皇帝大受感慨，他不但作诗留念，还把这项雅事定为此后六下江南、跨越三十三年未曾改变的「必备项目」。

惠山泉（拓为方、圆二井）被唐代茶圣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在获得乾隆皇帝钟爱前，它早已被唐寅、文徵明等一众明代文人追捧。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年），文徵明曾与好友蔡羽、王宠等人于此举办茶会，以古鼎煮泉水，「三沸而三啜之」。（详见故宫博物院藏文徵明《惠山茶会图》中明人蔡羽书《惠山茶会序》：「乃举王氏鼎，立二泉下，七人者环亭坐。注泉于鼎，三沸而三啜之……」）文徵明特为此绘制《惠山茶会图》。而明人冯梦龙撰写的话本《唐解元一笑姻缘》中，「风流才子」唐伯虎坐船追寻佳人秋香的踪迹，当船过无锡时，他宁愿冒着跟丢秋香的风险，仍不忘叫船家先移舟惠山去汲水，因为「到了这里，若不取惠山泉也就俗了」。小说话本虽带有艺术加工成分，但创作背景必有来源于史实的部分，唐寅爱茶当有其源。

「解元文笔闲相仿，消渴何劳玉虎丝」，乾隆皇帝与唐寅在身份地位上虽天差地别，爱茶之心却有相通之处。故他会对《事茗图》情有独钟，不仅把它编入《石渠宝笈·初编》，且将其贮藏于寝宫养心殿内，方便自己随时展卷观赏，足见重视。而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收录有另一卷《事茗图》（著录全称为《御笔仿唐寅事茗图》），该画即他在题跋里所说「偶展此卷，因摹其意」的临仿之作。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数量庞大的「乾隆御笔」临仿绘画，这类临仿之作的内容，涉及宋代李公麟、苏轼、米芾，明代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历代著名画家。由于乾隆皇帝本人的绘画临摹水平有限，所以多数临仿作品虽名为「御笔」，其中一部分实际是皇帝与宫廷画师或善画臣子合作完成的。也因在绘画水平上存在差距，惯看这类「御笔」绘画后，对其中哪些是皇帝亲笔，哪些是画家代笔，还是较易分辨的。如曾在二〇二一年故宫文华殿「林下风雅——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画特展」中展出的《唐宋人梅花诗意图》卷，这卷画在内府档案中被冠以「御笔」之名，实际其中的楼阁、家具、人物、鞍马等形象，全由包括董邦达在内的文艺侍从大臣及宫廷画师们代笔完成，而乾隆皇帝只尝试绘制了极少的人物衣纹及部分无关紧要的坡石点景。这也是常见的一种乾隆朝「御笔画」合绘形式：界画、人物及复杂树石皆由他人代笔，而皇帝则随兴「点缀」部分内容。

而这卷《御笔仿唐寅事茗图》却算得上是一反常态，除涉及建筑、家具的界画内容有人代笔外，近景的坡石杂树、中景的人物松竹、远景的云山流水等占了画面大半的主要内容，几乎全带有乾隆皇帝亲笔绘制的「稚拙」痕迹。这种亲力亲为的创作态度，也说明《事茗图》在乾隆皇帝心中的重要地位，他



自言「爱其清超，因摹其意」，此言不虚。卷前尚有乾隆自题「寄情事外」引首，卷后有蒋溥、汪由敦、裘曰修、嵇璜、于敏中、董邦达、钱维城等一众当朝重臣的题跋。这类词臣依皇帝诗词的唱和之作，遣词谨慎，语多恭维，艺术性固然欠缺，但细读其文，亦不乏可供人们加深对两卷茶画理解的线索。

户部尚书蒋溥题跋中写道：「惠山第二泉，惟品列茶谱。活火竹炉煎，谡谡松间雨。銮舆昔所经，风景记南土。见画恍遇之，造化笔可补。偶临事茗图，泼墨天机舞。托奥万几余，静写溪山古。原本亦清超，相比殊难数。卷内抱琴人，毋乃是陆羽。」蒋氏指明乾隆皇帝临摹《事茗图》与其南巡途中驻跸惠山、汲泉品茗的前后关联。也因此卷里的众多内容出自皇帝亲笔，身为著名宫廷艺术家蒋廷锡之子的蒋溥便担负起了对「御笔」进行点评的重任，其结果自然是不吝赞美之辞，竟认为两卷《事茗图》的艺术水平难分伯仲，令人不禁莞尔。可能是因为「马屁」拍得连自己也觉过火，蒋大人结尾两句诗写得有失翰林水准：「卷内抱琴人，毋乃是陆羽。」其句既



清　弘历　御笔仿唐寅事茗图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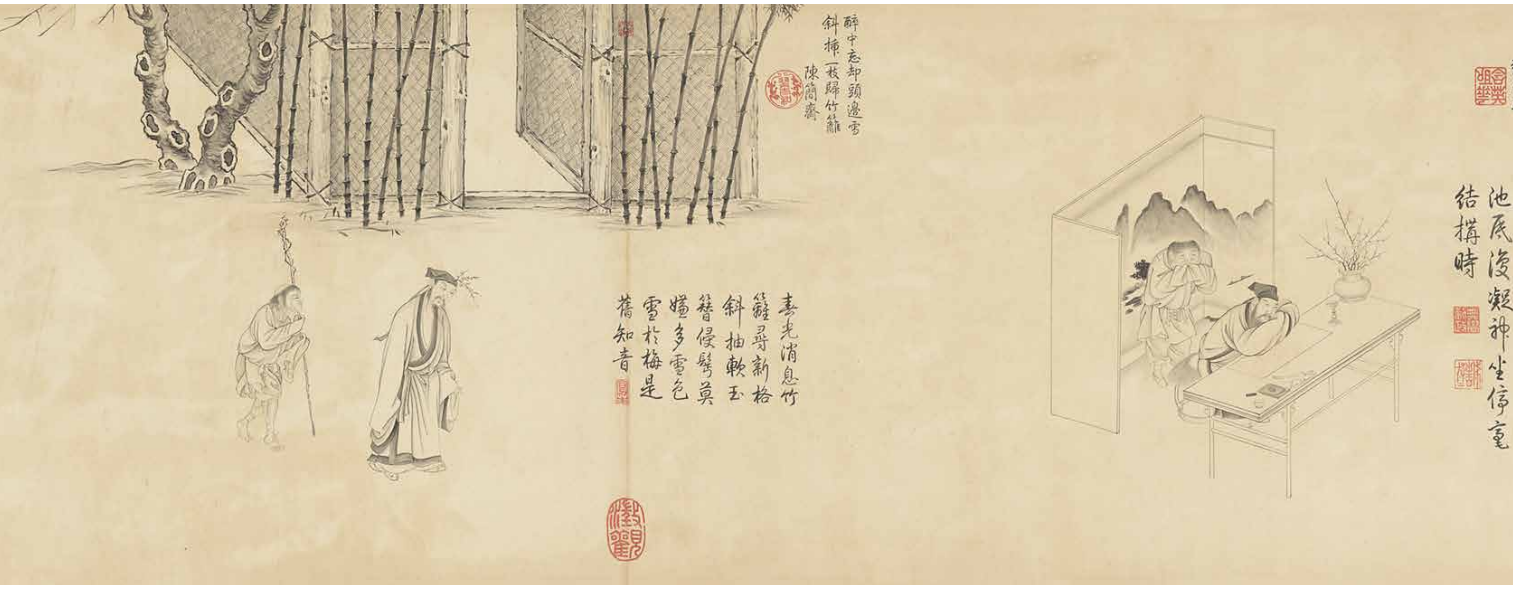
乏音韵，也缺内涵，牵强言事，实在大煞风景。

吏部尚书汪由敦则题诗道：「洒落高人意，春风啜茗时。古炉编竹箭，新火拾松枝。蟹眼复鱼眼，湘瓷更越瓷。三清天上味，桑苎那能知。」汪氏于军机处任职多年，以记忆超群、文辞敏捷著称，他这首诗写得四平八稳，却在末尾忽然跳脱于《事茗图》外，论及本朝「三清茶」为「天上味道」，称其滋味不是茶圣陆羽所能知晓的。（陆羽别号「桑苎翁」，故汪由敦诗云「桑苎那能知」，盖其所指）似乎是有意要和蒋溥诗中提及的「陆羽」产生呼应，变相拔高了蒋诗内涵，既替蒋大人救了场，也借「三清茶」称颂乾隆皇帝精通茶事的风雅。

汪诗中没有一句提及乾隆皇帝，为什么又说他在称颂皇帝呢？原来，汪由敦所说的「三清茶」，是一种由梅花、松仁、佛手搭配雨前龙井及雪水烹煮的香茗，此茶即由乾隆皇帝创制。乾隆皇帝曾写诗盛赞「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清】弘历《三清茶》），遂钦定其为重华宫茶宴御用。每年元月吉日，皇帝均会下旨


東海有文人高風三吐納恰
如橫月枝標花在巖腰枝
稍少而能韻淺蕭且諷質
晨兩不傷清濁一以合投宜
忘年交洗花欣開盍
為君援筆賦梅花
未害廣平心似鐵
宋廣平
閘元貞相傳芳規博學工文乃能
事已辭和美商鼎調何妨作賦
偶遊戲梅花牢束心似鐵抱玉
之言如備我閘所好性相近朱
赤墨黑匪其類不見閘元從宋
姚宋元乃有況香亭畔牡丹叢
東楊妃醉
迎簷雲共梅花笑
冷藥時枝半不禁
杜工部


山谷書如
張長史其
詩亦學李
王孫寒奴
挈梅詩意
豈美奮錦
囊留墨痕
梅乎人乎
其同一精
神乎展用
多言
獨立曉風香滿袖
無人同詠一枝春
黃山谷


醉中起却頭邊雪
斜插一枝歸竹籠
陳簡齋
春光消息竹
籬最新格
斜抽軟玉
簷侵髻莫
嫌多雪色
雪於梅是
舊知音
池辰淺凝神坐停毫
結構時



清　弘历等合绘　唐宋人梅花诗意图卷　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邀请诸王、大学士、内廷翰林等入宫品茶并吟诗作对。能受邀参与茶宴，被满朝臣工视为最荣耀的礼遇，是「圣眷正浓」、前程无量的象征。

香味清绝的三清茶，既满足了乾隆皇帝煮雪烹茶的雅兴，也成为他笼络士子人心的手段。或许在乾隆皇帝本人心里，无论是品惠山茶还是三清茶，都和临《事茗图》一样，是百忙之余「寄情事外」的放松，是帝王体验「文人茶事」的过场。而在众多「汪由敦们」心里，能喝上这杯茶实属不易，杯中滋味的「复杂」程度，又远在茗心之外，不但是茶圣陆羽「不能知」，恐怕《事茗图》的作者唐寅也很难体会吧。